國朝文錄續編

蒼峴山人文錄引

蒼峴山人文集無錫秦留仙先生著無錫山水名天下人才濟濟而秦氏尤爲巨族先生順治乙未進士入翰林罷歸至康熙己未試鴻博與同邑嚴蓀友復入翰林官諭德嘗應制賦白鸚鵡有句云高鳴常向月善舞不迎人 上稱爲有品非可能對語便關關者所能及也其古文存稿不多而談吐從容舉止高派讀之如聽清廟之瑟朱絃疏越一唱而三嘆者然亦可覘其有品其後有秦蕙田尚書著五禮通考銓綜經史爲藝林不可少之書又有小峴侍郎以古文鳴乾嘉之際蓋秦氏之世澤遠矣今錄先生文爲

一卷

無錫秦松齡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魯隱公論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于桓隱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秦子曰非也隱公非特不敏于智實不足於仁也隱公非果欲讓桓也隱公之與桓其非嫡均隱公欲成惠公之志將平國而反之

桓此其初心爾及攝位已久國人安之則其反之也難人以物假人久且若固有之況人國乎況魯之國隱公未嘗不可有乎隱公本中材也欲讓桓則有所不能欲不讓桓則有所不敢不能與不敢之心兩持於中而不能決故攝既久桓既長而不能讓隱公特未嘗欲殺桓爾若謂其果欲讓桓公吾不信也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欲弑其弟以悅其君人之情固未有不怒而欲殺之者蘇子之言曰盜以兵擬人途之人皆殺之謂盜且并殺己也隱公之智豈果不及此歟吾觀夫隱公當日但曰吾將授之其意乎其辭緩非惟不怒而殺之是且以其言爲愛我也隱公

方以爲愛之之不暇又何能怒而殺之且知其將弑已哉
如有人焉告人曰吾能爲盜則其所告者必其同爲盜者
也不然亦必不惡其爲盜者也隱公亦若是而已矣公子
翬之計將求爲太宰耳計不行則太宰不可得弑桓之與
弑隱同一君也桓公之惡隱甚於隱之不欲讓桓也故決
然而爲弑隱之舉小人之求富貴無所不至至於隱公不
能殺之以讓桓彼固知之熟矣左氏曰羽父懼反譖於桓
而請弑之識亦失其實也吾固曰隱公非不敏于智實不
足于仁也隱公非不能殺公子翬也

誅心之論

送郁巖黄侯歸鄆城序

守令之難久矣而江南尤甚江南守令之難又莫若今日無錫不過江南一大縣耳其財賦視他省數郡

本朝開國以來宰是邑者不下數人大都一二歲輒罷去少者數月去苟能踰是數者人皆稱其才其吏治必可觀必爲百姓所愛戴至於遷秩而去者蓋無有也獨郁巖黄侯來宰吾邑其久至於三年人皆稱其才而吏治彬彬百姓戴之無異志然卒以錢糧考成罷官甚矣吾邑之累守令也然而百姓非不急公也侯非拙于催科也其累在于功令之太嚴軍需之那借舊官之積逋也若此者朝廷非

不知之諫官非不言之而司計者動曰無可奈何然則黃侯之罷去亦聽之司計之無可奈何已耳豈眞侯之罪也哉侯宰吾邑三年獄訟清簡奸宄懾服前年當海上多事京口報陷時邑人皇皇思鳥獸散侯佩弓矢集吏民魁岸有力者數十人皆騎巡行城堡侯召士民而告之曰賊來有令在賊不來而外有訛言何也遂懸榜於衢曰捕得訛言予五十金後無敢言海上事者境內以安余時方請告里居竊歎黃侯之才而幸吾邑之有侯也既以罷官將歸鄰城邑之民扶老挈幼哭送數里予師錢先生礎日者邑之隱君子也侯每造其廬問邑中利獘先生無不告侯無

不聽者于侯之歸徧徵四方賢士大夫之詩歌以送之士大夫無不知黄侯之賢故贈行之詩歌爲極盛余與侯交善適祖之郵亭執酒而言曰黄侯行矣前侯而宰吾邑者其行也皆不能如侯今侯雖罷去乎在官且三年百姓思之士大夫思之其政績在人心而歌詠之文章在黄侯行筒中也夫仕宦何常之有有罷去而爲人思有遷去而反爲人怨者侯之去也不怨而思不有物産金帛而有賢士大夫之詩歌侯亦何不樂於此行哉黄侯曰如君言余遂書其事并言吾邑守令之難以送其行

宕折似歐

周禮部遺集序

前明嘉靖以前士大夫講學與聲氣爲二萬歷以後講學與聲氣爲一方東林諸君子道不行於時退而與二三同志闡明聖賢之學非有意於四方之聲氣也然而諸君子之學王於經世以分别君子小人爲務世之慕爲君子者翕然歸之及再起而立於朝其所以進退君子小人益力於是小人疾之如讎目爲朋黨而清流之禍成矣諸君子既被禍而名益高士大夫慕傚之者益衆其中號爲眉目者大都崇尚氣節猶不失諸君子之舊而於廣聲氣持朝局不能無譏乎其閒歷天啟崇禎之世門戶水火遞相勝

負以訖於明亡金壇周仲馭先生生東林之鄉習聞先輩遺風以氣節自許在南禮部疏請卹建文死事諸臣又言宦官不當任言官不當棄忤旨罷歸再起儀制郎請祀顧端文高忠憲於兩廡凡所建白皆關世道學脈於是先生名益重方先生之罷官歸也讀書句曲山中講求有用之學四方名流相與應和門人多至數百人是時懷甯阮大鋮以奄黨廢居金陵欲改事正人洗濯復用先生持不可而諸名流復有南都防變揭力攻之大鋮謂先生實使之恨切骨至福王南渡大鋮復用而先生禍不可解矣人或謂先生立名太高聲氣太廣以一郎官號召同類激揚淸

獨非明哲保身之道以致小人側目卒死於其手縱余觀
先生遺集於國事之得失人材之進退激昂慷慨欲以身
任天下之重而所敬事者劉念臺李懋明黃石齋倪鴻寶
諸先生而所深交者馬素修華鳳超成實慈金伯玉諸先
生皆當世名賢君子非徒有意于廣聲氣持朝局者而引
先生為同志則先生之所存亦可知矣嗟乎崇禎之末何
時也人主孤立於上羣臣營私于下燄賊鴟張中原塗炭
為臣子者方且痛哭流涕倉皇補救之不暇何暇計及於
身家苟知明哲保身之說則凡稽頭縮身置國事于不問
反得以藉口而逭責也以先生之氣節矯矯使不死于小

人之手必能殉國雖從前數君子于九京其不能死國而
死於小人先生之不幸也論人者必視其人之立身本末
何如若以所遭之幸不幸軒輊天下士則過矣先生遺集
凡若干卷其孤某某持以示余余故略序先生平生本末與
其所遭之不幸以告後之論世知人者

持論兩邀都到此題固應如此着筆

遂甯張公書院記

風化之厚薄繫乎士習士習者小民之所望而趨也士習端而天下之風俗可得而正矣然而士習之升降豈士所能自爲必爲之上者有以感動而興起之而後知所慕而爲善則學使之責爲至重也今

國家振興文教爱養人材所以委任學使者亦既專且重矣而數十年以來士風未盡丕變禮義廉恥之俗猶未盡興澆淩之習猶未盡革者何哉蓋國家所以屬望於士者欲其先德行而後文藝而學使之考校所重者專在文則士方爭務浮華以希遇合而不暇及於德行嗚呼學使之

條教所以勸人興行者非不詳也其核士行之優劣而爲之賞罰者非不嚴且備也而士卒莫之遂者則以失其教化之本而科條政令之施徒爲文具而無實也書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苟學使之所以自處者不能無分毫纖芥之私則士已窺其隱而竊議之而乃欲以科條文具動人之愧悔豈可得乎今少司馬遂甯張公公正廉潔人不可干以私其視學江左也行李蕭然無僕從車馬之盛既受事嚴絕請託豪猾吏屏跡匿影居恒躬自節儉藜藿脫粟布衣所不能堪者公處之泊如其苦節清修既有以風厲士子而動其頑廉懦立之志然後刊布條教訓之以

忠孝道之以仁義儆之以非法及其衡文之日則又屏去一切浮靡綺麗之詞惟經術是尙於是江南人士咸曉然知公之所以教者在彼而不在此也嗚呼士習之不端久矣其強有力者往往交結官府淩轢鄉里以爲能而其懦弱不振者乃至蠅營狗苟莫知自愧由是里巷小民皆曰彼讀書明理義者所爲猶且如是吾儕小人其何有焉故風俗日以流偷幾有極獘難挽之勢使在位者盡得如公正己率屬以興起多士而爲小民倡則風俗何患不古哉

始公以都御史巡撫兩浙操守爲天下最

天子知公賢特破常格以九列大臣委以學政江南士人

耳公名久故其向風也尤易所謂舉一人而天下化者於是可以覘其概矣乙亥秋公試事既竣吳中四郡之士構書院於江陰學宮之東偏中奉公位相與講習其中而屬余為之記余謹按其實而書之使後之人有所觀法且以頌

聖天子知人善任使并為士子慶云

前用逆推後用順敘筆筆切理饜心

嚴中允傳

世有頭名士而後有賢士大夫此古今之通論也然而名士難言之矣昔袁侍中謂韓康伯門庭蕭寂居然名士風流王濟輕其叔湛晚與論易始知之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夫以門庭蕭寂爲名士則今日之馳騖交遊冠蓋充其門者非名士也以三十年不知爲名士則今日之日事牟牘急求人知者非名士也惟其處而有退然不屑之概故出有難進易退之風處而有闇然不露之藏故出有三公不易之節此賢士大夫之必出於名士與吾於同邑得其人焉作嚴中允傳君名繩孫字蓀友江

南無錫人祖一鵬明刑部侍郎贈尚書父紹宗副貢生明亡後隱居不仕康熙己未君以博學鴻詞薦 召試太和殿授翰林院檢討尋充 日講起居注官遷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方君之被薦也貽書京師諸公曰閻薦舉濫及賤名某雖愚自幼不希無妄之福今行老矣無論試而見黜爲不知者所姍笑卽不爾去就當何從哉竊謂堯舜在上而欲全草澤之身以沒餘齒甯有不得惟望加保護爲幸時有司奉 詔敦趣君引疾不許既抵京赴吏部自陳疾不能應試狀至再四終不允 御試之日發題賦序詩各一首君賦省耕詩一首而出 上素稔君姓字

諭閣臣曰史局不可無此人　詔下入選者五十人同目入翰林君與焉蓋五十人中布衣四人富平李因篤秀水朱彝尊吳江潘耒其一則君也君生平未嘗以詩文干謁然所在輒為人傳誦鈔寫至流傳　宮禁遂以受　上知官侍從遇合之隆近古未有既入翰林　纂修明史平定三逆方略晝夜不輟及奉　命典山西試舊得真士尚書蔚州魏環極先生稱君得人最盛館閣應奉文字院長舉以屬君君在職五年嘗侍宴保和殿　上賦昇平嘉讌詩君同群臣繼和稱　旨特命撤　御前金盤珍脯以賜及從容語左右嚴某好人中外皆知上眷君厚望旦夕進

用而君竟請假歸矣初君拜官日卽揭淵明歸去來辭於
壁蕭恬靜不慕榮利其天性然也君旣負重望諸以意氣
相徵逐聲舉勢力相傾動者咸願交君君落落而已然不
爲崖異之行以自表褆且有雅量能茹納故雖素習君者
見謂與人樂易而其嚼然泥涚之意世或未盡知在史館
時分撰明史列傳於隱逸尤致意焉其序曰明興當兵革
之後太祖用法嚴急故其時蘊志疾俗不可得致者甚衆
迨中葉承平聲教淪浹遯世無悶亦多其人其後士習漸
漓或布衣而談門戶標舉風流用相誇飾矜清節者或負
矣夫隱亦不一其轍固有言用當世身立本朝而不在其

位者外是冒始顯而終晦毋前舍而後用至乃階高蹈以詭禄仕又衒寵而凌俗焉若宋种放之徒不以著於篇爲序觀其所論刻可以知君矣君讀書不務强記案上惟置一編終日不易他書或數日纔一易既讀則終身不忘家居自對客外不嘗一刻廢書爲文宗先秦兩漢尤近范蔚宗詩沖融瀟易閒雅深秀如其爲人所著秋水集若干卷弱歲能徑尺大字晚於細楷尤工間作小畫寸縑片紙輒爲時珍賞而君絕不樂以自名葉侍郎訥菴嘗序君集曰君二十餘歲諸生優游環堵終年嘯傲無勤乎其中而亦無慼乎其外邇國之人皆高其行而君初不自知侍郎

爲君布衣交其言信而有徵云君見俗儒緣飾外貌高談性命輒薄之嘗語人曰吾一生所見眞道學惟睢州湯潛菴先生一人其志趣蓋如此年八十卒君有墓田在邑西洋溪之上溪有橋曰鶺鴒君曰吾得常依邱壠棲遲耕釣足矣因自號鶺鴒漁人

此眞高品四布衣大都相類

邵經農傳

吾邑有讀書學古之士二人一曰邵經農一曰劉言潔前年言潔亡今年經農又亡二人者年未衰學未可量其所至皆不幸以死自二人死而吾邑少讀書者矣豈不惜哉經農名緒廣一字羲耆祖名世明天啟中進士官山東右布政使有清望父儒炳母張戶部尚書有譽女也尚書博通古氏之書與布政俱老壽經農稍長及受兩家之教故學有原委不沾沾經生家言年二十餘與言潔同補博士弟子員才名相亞自此與言潔砥礪名行考質文藝務以古人爲師言潔氣高岸不可一世而經農循循謹飭言

勤不欲先人言潔文沈雄經農潛析格不同而原本經術則一經農所交皆天下知名士而心折者言潔一人而已經農雖世家子家故貧微衣糲食恬然無所介於懷喪婦不更娶獨處者終其身性愛書授徒所入脩脯盡以易書晝夜校讐所居一小室凝塵不掃圖史縱橫藥爐茗椀儀餭果食與筆硯雜陳於六經子史旁及佛老之言莫不精研淹貫晚益潛心宋五子書著四書狀微若干卷餘所著南華經注經學辨纂字學源流等書數十卷經農少工制舉業年四十後專肆力於古文辭文近宋諸家不事摹倣而有其風格詩不多作善論古人詩而獨捌於書法點

書偭準塗乙錯互文成惟一二人能辨之他人不能辨也方言潔病革經農往視言潔曰誦平日所讀書不祴經農曰心不可有一物於書不能忘亦病也言潔瞿然起坐曰如君言又嘗與言潔論學言潔曰志不高者學不進氣不盛者才不肆立吾志養吾氣庶幾追古人而從之經農曰言不根於理則其言邪理不本諸躬行則其言僞蓋二人志趣高遠其不同流俗如此言潔名齊嘗以選貢入太學時崑山尚書方收召後進士欲致言潔門下言潔作閩女詞五章諷焉既而某少宰更欲致言潔亦不往余故爲經農傳牽連書之而深以二人之亡爲可惜也

筆筆有法寫一人而見兩人

昌化縣知縣陶君紫司墓誌銘

常熟陶君紫司官廣東之昌化令以疾卒於官年止五十二遠近知君者莫不惋惜之君爲余甲子所得士閱三載而成進士需次里居常熟距吾邑百里而近時共晨夕既而別去宦於粵者五年輒念之不能置忽聞君訃余哭之慟回首惘惘恒若有失既而其兩孤扶君櫬自粵歸將葬君手具事狀先期請余銘君墓余不忍辭爰按狀叅君文集合諸見聞識其大者如左君諱元濬字紫司一號子師世爲常熟人祖某父某妣某氏生子二人君其次也生而警敏稍長攻文章未嘗起稿日可得十數篇皆原本經籍

祖述先輩諸大家貧甚不能蓄書閒從其友沈氏家借閱
經史數十種晝夜誦習不少輟學益進試於有司輒不利
既而遊京師徐健菴尚書雅重君爲之延譽名以益高而
其同邑某尚書者亦羨君名延之邸第爲授餐然君性剛
直每與尚書忤以是尚書轉銜之益都趙秋谷淄川畢公
權皆與君善才望相埒康熙己未
天子開博學鴻詞科光祿何公以君名上君已先期出都
門遣騎追君還復以病告甲子舉順天鄉試戊辰會試中
式及 殿試讀卷諸公俱歎爲奇才以對策請減蘇松浮
糧語激直抑置二甲是時崑山相國徐公爲明史館總裁

欲留君君竟歸其年冬丁父艱辛未服闋癸酉除廣東昌化縣知縣昌化地荒瘠城中居民僅七十餘家舊額田四百四十餘頃浮糧荒糧未豁者無算民重困君至即請於大府欲除之力爭不得又作昌化縣浮糧考上之指畫詳切君在官務節縮蠲革一切陋規日供非一束爽不坐乘暑不張蓋遠出自備車牛從吏一二人見者不如其爲縣令招流亡集商賈民漸樂業邑濱海患颶風海溢君爲文祭海神患頓息嘗旱禱於海澂雨立應其他如別男女專員役減火耗課鹽壤移民居闢學署以及操練鄉兵請免貢梨採木等役皆政之大者無何權刺崖州而兩弁構黨

之訟作兩弁者游擊余守備黃也二人皆投縣黃弁更以
非刑殺人斷手足棄郊外爲民所訴君受牒條列六欵上
制府時兩弁方橫甚洶洶爭刼持私送密揭於制府檄下
瓊州總兵官會鞫君毅然不屈謂密揭不應發審鎮臣不
應侵官君其是非創置耳目盡塗猶奸弁之謀挫執法之
氣厥任事之心甯棄此一官以全政體不能匍伏於鎮臣
之前也巡撫高公知其言直特寢其事旣而制府竟於劾
參武弁疏內附劾君檢驗失實應降二級得　旨下部再
議事竟得白丁丑遇　覃恩封贈父母如君官君歸志益
決當道留之不聽去而君病矣病革時尚以昌化浮糧荒

糧之弊未除爲恨嗚呼余之交君深矣君一生篤學不效
世儒口說立異同謂聖人之道至宋儒已明後人但當務
躬行不當樹壇坫分門戶居恒持論於相業則甯取張江
陵能任恩怨責名實與鄙夫之授受衣鉢貽誤社稷者迥
別於將略則最取戚南塘紀效新書謂客兵不如土兵土
兵不如家兵而其節制紀律之道初效東南後用西北與他
將之隨寇環走要君辱國者功罪霄壤其纂輯明史以六
部所統之政爲綱以各司所分之職爲目嘗欲自爲一書
卒不就君之宦粵與巡撫高公前守張公皆始忤後合浙
撫蔣公欲特疏薦君而君已歿夫以君之才宜大表見於

世而齮齕之者眾志不獲伸卒之直節孤行能見著於
朝廷大臣且有欲薦之者而君又不幸以死此余所爲搤
擘太息而不能不致憾於天者也君生於順治丙戌十二
月十二日卒於康熙戊寅九月十三日其葬也在壬午某
月某日墓在其邑之某鄉某原配鮑氏封孺人子二長貞
一娶俞氏次貞靖娶錢氏孫女一未字所著有文集若干
卷廣東一統志十卷明史列傳若干卷藏於家余嘗謂君
議論如賈長沙政事如元道州文章如范蔚宗而沈淪一
官賫志以殁可歎也其兩孤賢而有文所見行實質直無
飾詞是宜銘銘曰

烏虖紫司洪爚諳其學豐其文昌其遇窮僨耳萬里恠雨盲風一官海外蕞我厥躬彼蒼者不可知而斯人復顯世其誰吝翠川之濱兮劍門之峯君其埋此兮余以銘其幽宮

此眞卓犖之士吾邑鄭雲壑文學不如而性行臣績畧與相類今亦殁矣惜哉暇當爲作一文以傳之

副都統前光祿大夫總督兩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一品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留村吳公行狀

曾祖諱某　贈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祖諱某　贈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考諱忠湖廣布政司叅政　贈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康熙三十七年二月十八日留村吳公卒於濮城其幼子

秉權寓書於交友秦松齡曰先大夫以　王事馳驅殞軀
塞外秉權生也晚不能詳知先大夫生平政績惟先生交
最久知先大夫之深者惟先生敢以不朽爲託余讀之潸
然流涕念與公相知三十餘年固不敢以不文辭然誌傳
之文當請於當世鉅公名賢非余所任謹排次其歷官行
事以爲公狀庶他日論定者有考焉公諱興祚字伯成號
留村其先浙江紹興府山陰人曾祖某祖某始占籍遼東
清河衛考執忠入　國朝爲正紅旗人官至湖廣布政司
參政三世皆以公　贈如公官妣孟氏　贈一品夫人實
生公公少穎異於經史諸書廣記博覽悉能通其義蘊年

十八以貢生授江西萍鄉縣知縣未幾金聲桓叛鄰縣被賊者有司皆得罪而萍鄉以守禦有備獨全故公始被吏議卒還職補山西大甯縣知縣在大甯六年撫按交章薦遷山東沂州知州會白蓮教黨嘯聚爲患公開誠諭以禍福立解散越二年以驛遞詿誤降補江南無錫縣知縣縣當南北孔道皆供億前官虧帑金八萬五千有奇公抵任而官之罷而不得歸者三人役之在獄者三十餘人公慨然力爲補苴請豁官得歸役皆出獄僉曰吳公生我無錫田畝久不淸丈移甲換乙飛詭隱匿之弊百出訟日繁公爲就號丈田因田繪圖旁書四至疆界井然散給田主民

以不爭縣四百十四圖其中最稱煩苦者六輪役者或至破家公以縣入官田千餘畝令糧里公買爲役費官爲雇募充役六圖之害遂除康熙八九年間水旱薦臻民饑公立分賑法於鄉設粥廠每廠設司賑二人以鄉之耆老爲之凡家有餘粟者各以其力助公親周歷稽其勤惰如是數月全活者數千人蘇州駐防兵回旗民懼擾公請令箭於都統單騎往來彈壓兵有取民隻雞者立笞之以是兵過而民不知無何耿逆告變禁旅絡繹南下一切軍需犒賚公先期儲待不以累百姓一日蓉湖水溢官塘浸數十丈而大兵適至馬不得行公於塘之兩旁每數丈樹竹爲

標馬行標中如坦途又標懸一燈以備宵濟其能倉卒應
變如此待士最有恩而課之甚嚴其屢試所識拔多名士
待縉紳有禮而以私干者不稍徇催科不用鞭撲而民輸
將恐後其聽斷或一日決數十事發言盈庭紛糾盤錯觏
解抉決片語輒了宿猾老吏皆斂手咋舌康熙十五年冬
天子以閩海初定思得文武兼濟之臣以綏輯之
特擢公爲福建按察使公在無錫凡十有三年一遷行人
再丁內外艱又以失察洋匪罷職俱以百姓呼籲督撫保
留得不去而洋匪之獄邑中士民數千人奔控 闕下
上知公才可大用以縣令超數階而爲憲長朱統錯者自

云前明宗室居西山羅漢洞招納亡叛督撫憂之公至以勦撫自任推布誠信招降其偽將馮珩等生禁統錩於山寨焚其巢撫其餘衆十七年五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是時海賊鄭錦勢猖獗以臺灣為窟穴而踞厦門為門戶分遣偽帥劉國軒等窺伺漳興泉三郡公始受事而漳泉屬縣相繼陷泉州被圍公親督兵從興化陸路進令總兵林賢等率水師由閩安鎮出海同趨泉州八月公至仙遊縣賊衆數千屯據白鴿嶺公分兵為三路自當其中與賊戰自辰至酉賊不退左右兩路兵突出夾擊賊大潰復追敗之於嶺頭灣復永春縣越三日再復德化縣而大將

軍康親王所遣都統提督官兵亦至泉州圍遂解賊雖解圍去而巨艦數百出沒赤澳黃崎諸處公所遣總兵林賢等從定海出擊復大捷公謂欲勦絕海寇必藉水師乃疏請增募水師曰海逆蹂躪漳泉賴
皇上天威驅勦逃遁已出泉州於湯火但賊復踞同安長泰一帶逼犯漳南雖現在調兵征討但我師由陸進發跋涉疲勞逆賊乘潮飆忽片帆千里勞逸勢懸自漳侵泉自泉復犯他郡是官兵有終歲之驅馳沿海無一朝之寧謐臣展轉思維非厚集慣戰水師多備船隻斷不能搗其巢穴絕其根株臣前捐募水兵委授劄總兵林賢等統率出

海初欲分賊兵勢以解泉圍而一戰生擒僞鎮焚獲巨艦停斬無數此水師破賊之明效也但兵力微薄未易輕取厦門臣前疏請募兵二萬部議以督臣所增經制兵充額夫督臣所請原爲陸汛而設非有乘風破浪之用方此財力匱乏之時臣非不爲　國家節省計而專以增兵請蓋臣所以增目前之小需者正欲省源源之大費逆賊一日不除則用兵一日不息用兵一日不息則月費動計十數萬統計一年不下百餘萬倘蒙
皇上准募二萬慣戰水兵動費不過二三十萬擒平賊穴廓清海甸大兵即可班師百餘萬之餉可省奏入　上從

之十月公自泉提師赴漳以賊兵屯聚觀音山灣腰樹也
自是與賊壘隔水對旋克復江東橋通漳泉路公見賊勢
已蹙遂率輕騎由漳浦雲霄詔安直抵分水關廣東潮州
府界盡遷界外居民於內地復偕總督姚公親歷各隘安
營防守而賊之糧道絕矣十八年正月公自漳還會城簡
精銳分營伍嚴操演利器械焦心勞思夜以繼日訓練既
具俟水師提督萬公至而付之十九年正月疏請乘機進
勦曰頃接兵部咨文欽奉 上諭經議政王貝勒大臣會
議謂勦賊事關重大應俟荷蘭船隻到閩然後進勦令臣
等詳商妥確具題臣恭繹之下仰見 睿謨周密慮出萬

全臣等雖志在滅寇安敢輕舉妄動但荷蘭船隻春季夏初必不能到今修理大小戰船俱已完工江南礮手亦先後到閩臣復親到定海審察情形自提臣而下各營將弁及官兵二萬八千有餘鄉勇澳民三千餘人莫不鼓舞踴躍求早殺賊立功臣見人心奮勵如此固知賊亡不終日矣提臣因與臣熟籌今將士可用制勝有具必待荷蘭船到早亦在五六月間坐俟半年虛糜糧餉又時過二月風汛轉南我師反在下風難以取勝目今鄭逆恐調賊兵厚集海壇距我駐師之地相去咫尺若至三四月賊得順風必肆出侵犯設我將船抽回內港以避其鋒則人情漸餒

賊勢益張沿邊各汛更滋擾害莫若乘風勢之便利將卒之勇銳先攻海壇一得海壇則賊之門戶已縣賊氣已沮進取金門厦門可不勞餘力猶恐賊全力駐海壇未易克舉必須水陸夾攻以分賊勢今擬提臣萬正色率水師攻海壇臣統標兵疾赴同安會同督臣姚希聖提臣楊捷調度陸兵配駕八槳船由海倉松嶼潯尾石潯分路取厦門
伏仰仗
天威一舉而滅數十年之逋寇此臣與諸臣之願也疏既上公統師行至福清總督姚公請公暫駐福清海岸爲水師聲援公留駐旬日鼓勵將士旋自定海揚帆直抵海壇力戰賊不能支遂克海壇再克湄洲平海諸澳

賊聚船三百餘隻堅踞崇武澳公親營海岸斷賊汲道相距三日復奪崇武乘勝奪泉州港公與甯海將軍喇公會師直趨同安港口賊固守沔洲潯尾砲城以保咽喉公遣人入寨宣諭偽將以城降遂克沔洲潯尾隨分兵徑渡廈門我師奮勇先登賊潰遂克廈門再取金門公以解泉州圍功進兵部尚書以恢復廈門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誥 上知公深而公之功亦偉矣公自平廈門後請安插投誠人請留澳民防海請蠲荒田糧租請減關課凡所以綏邊境安民生為善後之策者最周且至二十年進取臺灣部議留公在省督理軍餉公雖不在行

問而克敵致勝皆公所練水師也二十一年擢兩廣總督
廣東素號殷富且僻遠有司多侵民自潤公正己率屬饋
獻無所受貪風爲之頓息粵多盜公編設營哨互相巡警
復招盜魁置之麾下使捕盜自贖盜患亦止花山賊者盤
踞山谷時出侵掠公設法招撫散其黨廣西賊徒玉枝等
潛伏鬱林陸川爲害公遣兵勦除之而撫百姓之脅從者
疏請安插遷界貧民給以牛種使開墾荒田沿海漁戶舊
有稅所司多徵外之征民苦甚公疏請蠲免覺羅之海邊
展界之後　上命尚書杜公學士石公與公巡歷撫輯公
籌畫周詳使兵民各得其所二公深歎服焉公爲　國重

臣方駿駿向用既而奏請撥錢本設爐鼓鑄一疏遽被劾降調公至京　召見賜春兆慰問備至旋　命以副都統用　上意蓋未已於用公也及噶爾旦跳梁塞外　命公以副都統鎮大同右衛三十四年以都統希公所題草價不敢復降三級是歲隨　駕北征明年奉　命戍邊戊寅二月以積勞成疾卒於潼城年六十七公事父母孝在無錫日參政公從楚歸便道覲公時當歲首邑中以故事張燈士大夫延參政公飲公侍飲趨走唯諾如在家庭參政公醉躬爲挈裘束帶扶掖登車觀者歎羨與兩弟友愛無間少弟季茂君性豪邁有所需輒取之公應之無倦色

與人交輸寫心腹慷慨急難有背負之者不校也好爲詩沉雄峭拔如其爲人巡海時與杜公唱和詩最工書學顏尚書楊少師當其得意揎袖揮灑劣若無人暇日輒與營將校射發必命中廬兒廝卒屈意浹洽人人得其懽心公能飲然非對客不飲或劇談極論移日分夜客皆躊躇假寐公整襟危坐如昧爽盥頮時素嗜金石文字遊覽所至殘碑斷石蒐羅靡遺嘗撰無錫縣志未竟而遷官後令續成之余與修錫之事多取公舊稾也仕宦四十餘年位制府所得俸錢盡以養戰士遺親戚故舊而橐無一椽囊無贏金憶公謝兩廣事還京師余與邂於瓜洲脫粟枯魚醱

寒相對余歎曰公貧乃至此乎明日與別公喜見眉宇告余曰適有餉米數十石者不憂餒矣嗟乎此不可以觀公乎考公之生平以忠藎報 朝廷以孝友敦倫理以眞實待友朋以仁厚治民以威嚴馭吏以誠心鼓勵將士以敢死率先行陣以老謀指授方略以機權籠駕狙詐公固一代偉人也或以暮年淪落身亡塞外爲公惜不知公一生報 國之志至此始畢夫何憾哉公娶韓氏李氏皆贈一品夫人又娶孔氏陳氏李氏子三人秉直陝西渭南縣知縣秉正四川洪雅縣知縣秉權女二人孫一人淑曾爆娶

皆名族謹狀

此大人物也中間重寫取厦門之功其前則詳敘無錫之政轉軸處極爲分明後半淡淡敘之至結處乃用重筆可以見其全神矣

憺園文錄引

憺園集崑山徐健菴先生著先生爲顧亭林處士之甥兄弟三人皆登鼎甲躋極品學有淵源聲華蓋世一時名下士皆奔走其門當

聖祖仁皇帝時治定功成制禮作樂郊社壇廟配位及視學開講儀注皆奏定於先生之手而總裁明史及一統志發凡起例舉古今異同之說而折衷之後有作者皆不能出其範圍偉哉一代之宗也其文根深實遂膏沃光華鍾呂之音與郊寒島瘦家迥别然鴻篇大篇皆有眞精神貫注其間亦不同臺閣之體之失之嘽緩嘗曰文章盛衰之

故覘乎作者之心氣其覘爲經國大業卽下筆有明堂清廟之容其覘爲雕蟲小技卽涉想皆風雲月露之狀今錄其文爲二卷參之張京江陳午亭之間無媿色矣

憺園文錄卷一

崑山徐乾學健菴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孔廟兩廡位次議

提督江南學政侍講李振裕條奏各學文廟兩廡從祀先賢先儒位次紊亂請照時代次序釐正載入　本朝會典得　旨令九卿詹事科道集議御史許三禮又言左邱明及周程張邵朱六子明季已稱先賢序於公羊高穀梁赤之上濂洛門闢理學正傳直接孟子不宜與先儒一例命一并集議以閣某忝佐禮官爲之議曰文廟正殿之有四配十哲暨兩廡陪祀及門弟子周秦漢唐以來諸儒謂其

能翼輔聖道發揮聖經繼往開來有功於孔氏者也謂弟子稱先賢左邱明以下稱先儒蓋歷代紛更久而論定賢者次於聖之稱因其親受業聖門而號之也揚子曰通天地人之謂儒孔子亦謂子夏女爲君子儒儒與賢無有軒輊後之學者不敢專以聖賢許人故曰儒云爾而或謂左邱明親受業孔子作春秋內外傳故仲尼爲素王邱明爲素臣難與諸儒一例韓退之謂堯舜以來之道軻之死不得其傳自周元公崛起於宋朱晦翁謂其直接孟子二程張子廣大精微純粹嚴密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邵堯夫皇極經世闡明造化此六子者若得孔子而事之豈獨比

有游夏直當接武顏曾今以左氏與六子一槩稱曰先儒而序六子於漢唐諸儒之下其遂無差等乎曰唐宋以前配從之制尙多疏謬至於嘉靖九年以後其序次如宗廟之昭穆然有不容紊亂者矣請得詳考而備言之自隋以前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至唐高祖武德七年更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配之太宗貞觀二年從左僕射房玄齡之議別祀周公仍以孔子爲先聖以顏子配二十一年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人並令配享尼父

廟堂是時七十二子自顏子而外皆未得從祀惟子夏以有功於詩得以配食也高宗永徽元年復改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顏子左氏等從祀顯慶中太尉長孫無忌言貞觀中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今改令從舊於義為允從之明皇開元八年司業李瓘言四科弟子八人雖列象廟堂不預享祀而范甯等皆霑從祀請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蓋顏子已配享而卜子夏在二十二人之中故四科止云八人也又言曾參以孝受經於夫子請享之如二十二賢詔從之至開元二十七年以後七十二賢始得東西列侍矣宋神宗元豐六年始以鄒國公孟子配食於

兖國公之次從兖州教授陸長愈禮部郎林希之請也哲宗元祐五年諫議大夫朱光庭以子思學於曾子著中庸一書孟子師之然後得其傳乞詔定子思封爵求東行徽宗大觀二年仮通事郎侯孟之請乃詔子思從祀孝宗淳熙三年洪邁言孟子配食與顏子並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皆在其下於禮儀實為未然乞改正不果度宗咸淳三年御籍大成殿惟顏孟侑食曾思不預尙為闕典令禮官學官議升曾思侑食並議可升十哲者於是四配之位始定而顓孫升十哲矣至是始祀伯魚於鄆城侯孔忠之次至明世宗嘉靖九年釐正祀典去前代之封爵四配稱

某聖及門弟子稱先賢後賢稱先儒建啓聖祠而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激配先是王恕曾鐸皆言之與禮官議不合遂已至是大學士張璁引先臣洪邁姚燧熊禾謝鐸程敏政等之議以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遂改定今制盡配者侍坐於夫子不以世次爲先後故孟子可以升於七十子之上從者同祭於兩廡各以世次爲先後故宋儒決不可以升於漢唐諸儒之上也今左氏位次本在公羊高上無論矣以有家之儒忽躋而升之周人之上謂六子安乎且以其有功於聖言之漢儒如伏勝后蒼高堂生諸人當聖學絕續詩書殘蝎之後抱其遺經傳諸後世苟非是人

聖經或幾乎熄矣故曰有漢儒之箋注而後有宋儒之道學宋儒之不可先漢唐諸儒也猶祭川者之必先河而後海也若夫六子者德崇業廣寥寥千餘年紹承道統雖七十二賢亦或有所未逮若欲尊六子竟當列於四配十哲之間今乃升於公羊子之上步叔乘顏噲之下是進退無所據也然而又有所不可者羅豫章為李延平之師而朱子實延平門人朱子之功雖在萬世而不得越乎則授之者何人也以弟子而先於其師是為逆祀豈所以尊之哉求部傅之者門見後錄也其時思曾尚未升配也故其言曰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元

豐末詔以孟子配享孔廟坐於顏子之次師曾子坐廡下師子思立廡下豈但行於長者之先哉孟子有神其肯自遂平生之言必不享矣夫朱子之於豫章延平亦猶孟子之於曾思也升朱子於堂上坐豫章延平於堂下朱子其享之乎故曰躋六子於配哲之間又有所不可也均之祭於瞽宗也苟時代次序一有凌越後來無窮意見各殊或升或降何時而息邪王褘從祀議有云司馬光於程顥程頤爲先進張載於二程爲表叔而位次皆在下其先後次序亦不可不明咸淳之從祀徙依朱子六贊以周二程邵張司馬爲序而不知朱子之贊特以形容六君子道德之

盛初未嘗定其先後之次諸元明間之議論皆如此不獨一禘也然而周張二程朱之從祀始於理宗而淳祐之詔書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爲次序未嘗越也邵雍司馬光之祀始於度宗而咸淳之詔云朱熹所贊已祀其四尙遺雍光則以二子之得從祀在四子之後故光在二程下而朱之正歟要之世次先後乃一定之理無可疑者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論世次則仍在其後也立學豈莫先聖猶立廟祀太祖無所讓者也然必別祀周公而後夫子得以正位居尊故删元之詔曰昔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豈宜依舊假如合祀唐虞以來數

聖人於廟堂夫子且不得居望散之右矣至其稱號則顯慶以前顏子夫子嘗互作先師宣父周公嘗迭爲先聖而今之先聖先師合而定於一尊不可易也長孫無忌則以卜子夏與公羊高等一概而稱衆儒李璀則一概而稱二十二賢即嘉靖祀典亦曰後賢稱先儒又可見賢與儒之不甚分優劣而無庸區別於其間也然則今之爲躋祀之說者何也曰明弘治中楊廉嘗建此議廷臣不可而止嘉靖中呂懷請以周程張朱系四配之下有旨切責議遂中寢崇禎十四年帝幸太學以宋六子有功聖門欲於已定位次題稱外特加崇隆令內閣所司酌議時禮部左侍郎

王錫袞等議稱朱子嘗受業於李侗猶二程之於周子弟子不可先其師猶子之不可以先父若進熹於侗之上先賢必有不安者當時儒臣雖觀奉詔旨何其難其慎如此見於史館邸抄者也明年右侍郎蔣德璟請改題木主尊稱先賢獨世次相序遵行已久先賢名號已別不必以先後爲軒輊願仍舊章爲便時硃命督趣甚急禮官持之又以德璟不得已遂遷就其辭奉旨報可此見於蔣公敬日草而談遷國榷諸書云十五年四月更定位次搜檢邸抄未得確據不知果於何時更定卽談遷論斷亦云漢人訓詁經傳頗以不墜宋儒超而躐之時有先後未可誣也縉

紳之篤論與草野之私言講若畫一是非昭然矣且躋祀惟國學爲然闕里廟堂順天府學及天下府州縣學如故也自宋迄明五百年中末之有易崇禎季歲國事如沸羹乃違盈廷之論爲越禮之舉此衰晚之事曾何足云　聖明在御一代典章務求至當今日躋正曹監之位次一反學之易若欲改天下府州縣學宮之位次窮鄉下邑之士必有驚駭惶惑者君子則古昔稱先王凡犧尊鉶簋之數俎豆菹醢榛栗之物皆師古制不宜以意爲擬議況於兩廡坐位舍奠釋菜覲瞻之地豈可輒爲變遷苟從明季之說倒施易置是反獲罪於六子矣此區區之所不敢出也

若夫東西兩廡自嘉靖以來議改議黜議增止就本廡升遷未及通計兩廡以致紊亂失序是在有司案圖釐正而

已謹議

堂堂正正之論大都多駁許說而李說尤行結處一點便是

跋曾子固公族議

曾鞏作公族議謂服盡而戚單者所以節人之常情而爲大宗小宗之數不可以論帝者之功德而爲廣親親之法其言非不考據經傳也然而泥於古矣古之封建井田相爲表裏制祿以養君子分田以養小人則天下之大天下之人之衆皆有天下者爲之謀其衣食使獲其所非直同姓之親也封建井田俱廢而天下之人皆自謀其衣食矣顧使同姓無服之親坐而衣租食稅可以謂之至公乎故祖宗親盡則祧子孫服盡戚單祖遷於上宗變於下祖免而外親屬竭矣其入官之塗謀生之事同於庶姓或勞心

或勞力亦情理之常不為少恩也以天下之地養天下之人而加恩於同姓不可謂之私以天下之人終歲勤動輸其租稅奉一天子而加恩於同姓至於袒免以外而不為之節限百世之久天潢玉牒之條使皆仰給縣官論財則不可為繼而勞費億兆之人以奉其私親論理則不得其平非聖人無所利於天下之心也且古聖人之於民也既有以養之必有以教之其材既成而後官之然猶必任之以事而後命之以爵也記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自周親以至袒免之親無問賢不肖予官有差已非古矣況袒免以外之親乎夫子孫之計人所同也諸為

王公者人懷子孫仰給縣官之意則驕奢淫佚無復以餘
財貽其子孫人可不由學問而得官則膏粱之性能自刻
厲者亦鮮矣如翟之言則是以姑息之愛愛之而非爲之
計長久安全之道也䘵考馬端臨之言曰宋制皇子之爲
王者封爵僅止其身子孫無問嫡庶不過承蔭入仕爲環
衛官廉車節鉞以序而遷如庶姓貴官蔭子入仕之例必
須歷任年深德齒稍尊方特封以王爵而其祖父所授則
不襲也又曰蔡元道祖宗官制舊典稱皇子生周晬命
名初除美軍節度使兩遇大祀移鎮再遇封國公出閤拜
使相封郡王納夫人建外第方除兩鎮封王然則王子雖

所必王其遷轉亦有次弟不遠封也陳止齋之言曰乾德二年以皇子德昭爲貴州防禦使貴州屬廣西下州防禦使從五品耳皇子始命以此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儲君副主猶云士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先王於家人不憚自貶損如此蓋教道行矣出閤封王後世之夸心藝祖起百世之後獨追古意自王禮殺而爲防禦使非聖人能之乎由二子之所述觀之宋祖待之善如此不特熙甯之詔爲然而曾鞏之見爲不若馬端臨陳止齋也

此議可懸百世後必有遵之者

北郊配位議

康熙二十四年某月太常卿徐元珙條奏北郊之禮

皇地祇位北向　祖宗配位當以西方爲左東方爲右

請察政和禮改正奉

皇帝面諭令學士臣乾學臣爽考論古時所行典禮撰議

以進者臣等竊思凡祀典有正位方有配位配位之左右

不同正位向南則東爲左而西爲右正位北向則西爲左

而東爲右臣謹案北郊配位自漢光武中興二年始地祇

南向薄太后配位東設西向唐開元二十一年祭地方丘

地祇南向高祖配位東設西向此地祇南向配位居左之

證也至宋政和四年用北墉答陰之義改地壇向北配位從正位而改故宋太祖位西設東向蓋地祇既北向則配位以西爲上西方卽左也此地祇北向配位居左之證也明嘉靖九年建方澤壇於安定門外用宋舊制地祇北向則當以西爲左矣而其配位猶設於東與古禮不合　本朝因之未嘗更正但明制配位止一太祖我朝　三聖並配所設　祖宗位次尤宜詳爲考定今廷臣憚於改作不考政和之禮託言地道尙右謂不必更張似非篤論其曰地道尙右者乃周禮注疏辨左宗廟右社稷之義郊壇配位從未嘗以此爲斷臣謹案嘉靖祀典考云禮臣進

是陳設圖式方丘壇皇祇北向配位居左是嘉靖時尚左
而不尚右明矣順治十四年禮部題請奉安神主配享方
澤禮恭奉
太祖配位於左　太宗配位於右是
本朝之制亦尚左而非尚右明矣蓋嘉靖議禮諸臣原知
以左為尊而禮官誤執以東為左當是有司之過有待於
本朝釐正者也至有以社稷壇尚右為言者臣謹案社
東稷西與壇同壝主皆北向各自成尊其來已久然魏晉
社壇間或南向惟蕭齊武帝時何佟之建議社壇北向稷
壇東向是稷為配社之壇豈非配當在左乎唐開元禮太
社太稷北向設后土於太社之左設后稷於太稷之左俱

東向夫曰左則非尙右矣曰東向則在西方矣豈非以西爲左而配必在左乎宋政和五禮及孝宗時社稷配位皆西設東向以居於左明世宗實錄嘉靖九年正月亦有勾龍后稷西北東向一條惟會典所載東西方向稍異耳足知社稷北向則配位常在西方蓋雖與地壇之制不同其配位居左於理則一此正可以參稽而得者也若夫唐宋明郊祀亦有三祖二祖並侑之禮皆以序設位一方不分左右莫若　降敕集議采用舊典無使

三后在天之靈稍有未安臣等淺學謏識仰承　明問不敢不以所聞具對謹議

明確此下又有祀地無配位議亦可據

郊祀分合議

天地合祭始於漢元始中其後東漢建武唐天寶宋建隆迄於熙甯及明嘉靖初年皆因之而宋元豐之始議分祭也道局議定而後行然冬至親祀夏至但遣官行禮則地祇反不與親祀之典故元祐七年復議於南郊設皇地祇位至八年蘇軾引昊天有成命爲合祭明文發六議以難羣臣於時主分祭者四十人主合祭者殆口人紹聖三年遂罷合祭詔以夏至親祀北郊而卒未行也明洪武改用合祭嘉靖中以給事夏言言分建南北壇祭一祀之後并南郊亦未嘗親祭矣此自古郊祀分合之大凡也夫昊天

有成命據國語爲祀成王之詩小序之荒謬朱子多駮之固不足以爲信矣而倡爲合祀之說者王莽也彼徒附會王者父天母地之文而遂以天地之大等之夫婦同牢之禮其爲瀆傷不以甚乎故合祭之非不待辨而自明也不合祀則宜用分祀矣然主合祀者固失而主分祀者亦未爲得也夫論一代之典者必期合於先王之制先王之制存於今者不出乎六經所記載也苟考之於經而未見其合矣而姑臆爲說焉以附之先王之制則無以服乎好異者之紛紛也故愚謂合祀固失然而分祀之亦未爲得者亦以其說之不盡合於經故也鄭氏祭法注禘謂祭昊天

上帝於圜丘郊謂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帝於南郊此圜丘方丘與南北郊之分地而祭者其說蓋本於大司樂不知大司樂所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地上之方丘奏之則地祇皆出者蓋言樂作而天神地祇人鬼皆感而至猶書所謂虞賓在位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耳於祭何與而妄增兩丘於南北郊之外此是不合於經者一也然晉太始間嘗并圜丘方丘於南北二郊矣後一襲用於唐而今竟罷之固知其說之無足據矣

若夫郊之有南北則古今以爲得分祀之正而未有明其非者也匡衡曰祭天於南郊就陽之位也瘞地於北郊即

陰之象也愚考春秋書郊者以十數曰郊曰卜郊曰用牲於郊未有兼言地者亦未有以南郊稱者蓋王者雖父事天母事地而禮數則不同禮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得祭母母卑於父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地地卑於天也故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古者無祭地之理有祭社之禮寓地之祭於社而社之祭與稷並舉不與天對稱者尊陽抑陰之道也社有二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自爲立社曰王社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又曰以血祭祭社稷則大社也封人掌設王之社壝軍旅宜於社則王社也王社設於宗廟之右而

大社立於國中既曰祭帝於郊又曰祀社於國一郊而二國則知大社之建不於北郊明矣郊特牲疏社祭一歲有三月令仲春命民社詩甫田曰以社以方謂秋祭月令孟冬大割祠於公社三時舉祭不以夏則知無以夏日至祭地於北郊者矣此其不合於經者又一也據南北郊之說考之於經既無其事祭社之說證之先儒五峰胡氏等言則歷歷不爽今若欲如古禮必廢北郊而復立大社於國中以春秋冬一歲三祀之而不敢與郊並然後可以盡合夫先王之制而大服乎好異者之心然而古今異尚禮貴變通王者則於敬天奉地之無失則已矣必欲取歷代之

成法盡變之紛紛更作此勢之所不能也若世儒之論以兩郊分祀爲先王之制則繆也是不可以不辨

此實古義然知之者鮮矣

周禮詳於治內說

修身齊家之義備於大學之職矣而後司徒升其教典焉所謂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也此其制之不得不詳職守之不得不嚴者矣按王畿四面五百里而以近郊五十里遠郊五十里制六鄉焉其民七萬五千家其餘地為廛里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牲九等所在地而無公邑遠郊之外百里置六遂焉其民七萬五千家其餘地為公邑天子使大夫治之距王城三百里曰稍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鄙之地王之母弟王之庶子與公同食采地百里在焉

縣之地王子弟之稍疏者與卿同食采地五十里在焉稍之地王子弟之又疏者與大夫同食采地二十里在焉其餘地亦爲公邑天子使大夫治之鄉之屬别有比長有閭胥有族師有黨正遂之屬别有鄰長有里宰有鄙長有鄙師有縣正鄉有鄉師四人遂有遂師四人各以二人分治三鄉三遂有鄉士以掌六鄉之獄有遂士以掌六遂之獄此其所同者也其不同者司徒掌六鄉而又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遂人主六遂但中大夫二人而已每鄉卿一人每遂中大夫一人而已遂之官卑於鄉命數皆減一等若次上鄰長以不命之士爲之也遂人雖專主六遂自遂鄰以

達於畿有公邑私邑小都大都在焉公邑之大夫甸稍如州長縣都州縣正其六遂之中公邑之獄遂士兼掌之矣而又有縣士以掌稍縣都三等公邑之獄既有王之子弟公卿大夫治其采地而又宗伯之屬則有都宗人家宗人司馬之屬則有都司馬家司馬家司馬以家臣而聽政於公司馬秋司寇之屬則有都士家士又有方士以主四方都家之獄都士家士都家所自置主治都家吏民之獄以告方士者而亦屬司寇焉蓋其設官分職詳於治王畿以內有如是也古之天子既以九州萬國之地與外諸侯分治之其餘公邑又使大夫治之其六鄉六遂則天子所自

治也而六遂之餘地亦爲公邑則又有分治之者矣惟近
郊遂郊四面百里六鄉之外其餘爲九等之田其地彌近
而無都邑在其間則其地反曠衍而易以容奸故以公卿
司其教事而所以屬民讀法賓禮賢能者於鄉言之爲詳
司徒主六鄉則曰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
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
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遂人主六遂則但論其田
野之形體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
鄙爲縣五縣爲遂而已雖其文有彼此互換之可推亦足
以見夫彌近者之彌詳矣其曰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

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受之若徙於他則爲旌節而行之蓋自一比之中而嚴密如此則失由少而衆自邇而遠無所可以容其奸可知也夫如是而以六鄉之治爲六遂之則以六遂之治爲公邑私邑小都大都之則而以京師之治爲九州萬國之則所謂國治而後天下平者也吾故曰此其制度之不得不詳職守之不得不嚴者也戰國兼并而鄉遂授田建學之制度淪胥以亡鄉官之職守亦廢直以四君者招致天下傾危之士不逞之徒聚於其國以迄於漢五陵三輔遂爲游俠之窟逋逃之藪白晝劫奪人於都市而莫敢誰何至有不

如是何以爲京師之說其後京兆尹乃更以武健嚴酷爲能勝其任其所由來者非一日之故也西漢周禮之學抑而未章逮鄭賈二君雖申其解而先王體國經野詳於治內之義後世卒未有舉而措之者爲可慨也

此可謂善讀周禮矣後段一氣迎四五層筆力亦殊絕

扶風忠節錄序

自古忠臣爲國當勢不可爲之時以一死自靖宜與戡亂討逆者有難易然而論世之士往往相提並論未嘗少軒輊焉何哉蓋天下不軌之徒其植根深其取類廣一旦變作世之昧義好亂者既已閧然趨之其間庸人畏死亦多貪昧隱忍不敢顯斥之曰賊以爲徼倖苟免之計惟志節之臣不然守道既堅審幾自熟當衆人觀望前却之際早已決死而與之抗大義所在炳如日星於是天下之人莫不知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相與束躬屏息不敢妄有所信觸大然後良將勁兵厲甲以聲其罪而賊始窮蹙以待

死豈非死事者之所爲有以倡戡亂之先而作其氣耶是故常山死而後汾陽得以收兩京司農死而後西平得以清宮禁露臺死而後新建得以一戰而縛宸濠踵其後者厥惟我廣西巡撫襄平馬公方孫逆之叛都統王公也粵人或疑爲報怨又或疑爲擅兵悠悠之口未敢遽以逆加之自公闔户自經矢死力拒揭大義以示粵人而延齡專殺應賊之罪始無所容於天地間既而不死待救密疏告凶始遣其長子繼遣其孫與其次子歸 闕時尚可生公亦何取必於死所謂從容以俟命者也及乎拘囚既久再經與逆迫脅轉加始戮其二子既戮其羣僕以至妻妾女

婦付命於一日時既當死公絕不濡忍須臾所謂慷慨以赴義者也公殁未二年而湖南定百粵平剗黔蕩滇功成破竹莫非公之義烈有以感激之而使然也公喪歸葬之後長子今少宰公輯　賜葬祭　御製碑文及誌傳諸篇題曰扶風忠節錄而屬余為序夫褒忠之典視賞功不啻過之者蓋實見夫死事之與戡亂事不相謀而相成也方今　聖天子特命館閣諸臣纂脩平寇方略昭垂萬世爰引伸斯意為序以傳之

持論甚高文亦深透

春秋地名考畧序

宫詹錢唐高澹人作春秋地名考畧十四卷既成而示予屬爲之序盖左氏之學莫賾於地名得其解者惟杜元凱氏在前雖有應仲遠賈景伯諸家不之及也元凱作經傳集解又爲長歷以正閏朔爲世族譜以紀統緒爲釋例土地名以求會盟征伐之迹亦綦備矣惜其書不盡傳鄭夾漈謂杜預解左氏顏師古解漢書爲左班功臣顏氏所通者在訓詁杜氏所通者在星歷地理顏氏治訓詁如與古人對談杜氏治星歷地理如羲和之步天禹之行水誠哉言也然杜注地理於其所疑則僅曰某國地於其所不知

則曰某地闕而已蓋地理之難言也今之去古視杜氏又
遠矣說地理者有司馬彪闞駰京相璠宋忠司馬貞杜佑
賈耽李吉甫諸家言人人殊要所取正于管譜求通於後
世之史志不若讀經注疏讀注疏又不若潛玩經傳之本
文誠能貫通全經而以意求之當必有迎刃而解者如齊
晉戰鞌公羊以為去齊五百里即齊之邊邑亦不若是遠
矣讀不傳三周華不注之文而後知其在歷下也楚山有
大別鄭氏以為在安豐矣及讀左司馬之言曰沿漢而與
之上下而後知其在漢口也古言吕梁未鑿河出孟門之
上孟門在晉之西矣乃齊靈公之伐晉也自朝歌入孟門

用是知晉東亦有孟門爲大行之徑道也晉有二瑕一在河外而解者混之及觀西師之侵在河曲肴遁之外詹嘉之守在桃林塞之時而後知河外之瑕必不可混於河北也斯非淺而易見者耶嘗欲用此意勒成一書卒卒未暇潛人乃先得我心亦足快矣噫嘻左傳一書固萬世經術之祖也學古而不通於春秋譬如溯河而不探其源尋枝而不揣其本必不得之數也試略言之吳闢邗溝以通餫道此枋頭堰淇之嚆矢也闔閭之伐徐也防山而水之此智伯決晉之濫觴也孫叔敖治芍陂以溉雩婁其孫掩爲令尹復脩其術此秦隄翟陂以下言農田水利者所由

防也至於齊塹防門始於平陰楚營方城亘於宛葉其後燕之汾門魏之滷洛秦之起造陽而抵臨洮皆權輿於此矣若夫虎牢之為成皋也殽陵之為大峴也鍾吾之為宿豫也州來之為壽陽也沈之為懸瓠也申之為宛也蕭之為脩武也鍾離之為濠口也大隧直轅冥阨之為義陽三關也渚宮之為江陵也夏汭之為武昌也澶淵之為三城也笠澤之為五湖也皆七國漢楚吳魏六朝高齊宇文唐宋之君所為百戰而爭者也而皆見端於春秋是故欲識天下之大勢不可以不知春秋欲讀後世之史不可以不知春秋此書非直元凱功臣抑且為禹貢職方之適系體

國大業燦然備矣　今天子聖精聖學　特命澹人總
裁春秋講義以左氏爲綱領寸兒弟隨澤州桐城諸先生
後又與澹人同拜　命脩一統志發凡起例將於是書考
正而澹人且進之　禁廷上備乙夜之覽度必有當於
宸懷之萬一者謹此箸而序之
讀書能見其大能觀其通隨手牽合觸處洞然小儒望
之自應却走

崑山徐乾學健菴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翰林院題名碑記

翰林院設於唐開元中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均得與選入院者概稱爲學士有待詔供奉之名憲宗時置學士承旨在學士之上至宋始定制資淺者爲直院暫行者爲權直而學士之職始貴爲院長明初又設講讀學士講讀修撰編檢諸員其制大備時入院者不專進士科至天順閒李賢建議始盡用進士我朝因明之舊閒損益唐宋明初之制辟薦者得入翰林

天子加意文學才士蔚興儒林文苑之官多至不可勝數夫翰林為朝廷文學侍從之臣居禁近掌制誥公輔之望由此其選非可以雕蟲篆刻之才當之也予自庚戌釋褐先後官翰林垂二十年自信樸僿無他長惟是一言一議亦欲溯其原究其用本經術以經世務期不媿於自古在昔立言不朽之義方力焉而未有逮也其敢以虛名譁世乎嘗論有明館閣文章之盛莫如洪武太祖蒐羅元世文獻之遺徵辟在列如商青邱陶主敬宋景濂王子充張志道方希直及練黃諸公淵源相禪不特文章爾雅亦多以節義表見者永洪之際則有三楊二王南陳北李勳業政

績卓然可傳至於成宏之世久享隆平風流宏長於時懷麓滄洲張其赤幟白沙定山分道揚鑣熊峯圭峯振之東江輩世人比之蘇門六子者大半在詞林他如紫墟鶴灘儼山升菴二汪皆以讀書汲古爲能事導揚風雅表儀詞垣降至隆萬東阿臨朐猶能學有根柢詞知體要不失前人矩度自是而後才儁輩出競以浮華相矜詡枝葉愈繁流趨愈下言文章者至以詞林相訾謷則政事可知已予在史館論次有明一代文章政事升降之故不禁慨焉歎息嘗怪文學如道思應德熙甫功名理學如延訥伯安德溫諸公皆不與館閣之選其在館閣者鉅儒碩人又或不

出於科目胡仲申趙子常徐大年王常宗以布衣預修國史名爛天壤其山進士爲詞林者二百七十年中何止數千人其傳者可指而數故知人能重官官不能重人也天官冢謂柱史一星在勾陳帝座之側爲翰林之象予幸遭際休明兄弟顯武入翰林爲希世之遇顧予老將至而耄及無能報稱其在列諸公當必有遠勝曩代者上應昌期而舉臣職抑尤有望於後來者也故敢援據舊聞錯于申之以文題名之石告後之君子

老成之言可以矜式後學

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幼菴朱公墓誌銘

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幼菴朱公始以諫臣事　世祖章

皇帝讜直端亮著聲於朝廷　世祖方嚮用公驟遷既

列於九卿矣公遇事敢言不能爲媕阿依比中間以詿誤

得降秩在列公卿號爲重公　世祖亦雅知公旋由卿

士擢中丞倚任日重公感激知遇累月之間章數十上至

其所攤言雖城社狐鼠之姦苟利國家不避也洎乎

今皇帝御極睿注尤隆命貳司農倚任少宰遂由都御史

洊歷三部尚書所建明爲尤多後以會推事被　旨詰責

九卿皆知於公無與也而公難進易退之節始終不渝遂

引疾去位家居課兒講誦經史暇或策杖逍遙郭外詩興
詩酒人求見其有慍容余通籍時公已位正卿舍弟立齋
於公有通門之誼以是數從公遊又次兒炯出公門下今
年秋公臥疾數往候公十月之朔執手榻前猶相與慰答
如平生歡既而曰身後事幸君留意越三月捐賓客其孤
儼屬公門人編修周金然吳苑來徵銘於余且告葬速余
追惟公之立朝大節載在國史天下所共知讀其疏章指
陳剴切雖宋之用表正范蜀公殆無以過其爲給事也所
言重名器以尊　朝廷革久役以清弊竄嚴禁派糧積弊
及糧船私債事皆施行其論破積習以圖實效調國家之

事全在六部而今日六部之病惟在推諉大抵疑事畏責之念多任勞任怨之意少一遇事至有才者不肯決無才者不能決事稍重大則請會議不然則遷延日月行外察報而已不然則卸擔於人聽督撫密奏不然則畏首畏尾聽科道指名而已苟且塞責無庸再議而已上下推諉以爲固然彼此相安以苟歲月如此國家之事安得不廢百姓安得不困而欲望致太平必無之事也因歷數六部推諉之病皆

皇上不擇人不久任不責成無法柄以馭之之故自今宜行試前考覈之法視其殿最以定功罪而行賞罰法在必

行無所姑息則風紀整飭實效可觀矣其在御史臺也論
振綱紀以收澄清之效嚴考核以定畫一之制謂民之不
安吏之不察由巡按之不得其人也而其要惟在責成堂
官嚴考核而已蓋巡按之賢不肖卽堂官之賢不肖也自
今巡按溺職請求治巡按之罪先治堂官之罪若臣等定
差不公考核不當受私請屬則撓事權諸御史亦得舉奏
夫自治而後可以治人正己而後可以率衆責成有歸則
紀綱自振至於巡方事宜諸御史並有見聞但令會同參
酌定爲畫一之制自足以興利除害不然議論益多端緒
愈亂巡按止皇皇補救細過之不暇則亦安所措其手足

哉是時　世祖皇帝方嚴懲貪之典凡貪官得贓十兩以上流徙塞北著爲令公疏論曰此令一出而天下不復有清官矣何則有司畏令之嚴皆攫取民財以媚其上官上官挾　朝廷之禁以恫喝求之於下無所不至雖欲不貪勢不能也清官由此而變爲貪官小貪由此而變爲大貪矣且自　上諭宣傳之後撫案所糾者皆罷輭殘疾與夫小貪之人必無有以大貪入告者何則一經提問有司無不求滅贓殫圖保身命雖有盈千累百之贓而及其結讞期以不滿十兩而止是有司之貪者未糾以前徙層累而輸於上官被糾之後又層累而輸於問官而尺籍所

科百不一二謊雖起古龔黃之徒爲今日之有司未有不犯十兩之令者而今日普天之下盡是不取十兩之有司豈今日之有司皆出古循吏上哉良以有嚴令之名無行令之實令嚴則思遁也

皇上何不更法而變制但擇撫按一大貪者而懲之以戒衆貪擇撫按一大廉者而獎之以勵衆廉於以惠百姓而格天心或有裨益也曾天旱極言山東前撫臣耿熘河南撫臣賈漢復以墾荒蒙賞而百姓以賠熟受困歲增數十萬之賦稅大約多得之於鞭笞敲剥呼天搶地之孑遺而非額內樂輸之賦稅怨苦之氣積爲沴厲又部臣救荒無

衞賑濟濡遲公上章糾劾適中州報災戶部覆奏
皇上步禱精誠格天六月內甘澍已降遠近霑足奈何彰
德衛輝獨請蠲恤公言於上曰此小人之言明欺君父百
里不同風千里不同雨豈 輦下得雨普天率土毫無差
別且堯湯之世何以有九年七年之水旱也復奏云河南
撫臣以被災細數報部覆請再勘既以撫臣爲不可信矣
而又倚之踏勘藉使撫臣告災如前部臣信之不可不信
將必另差人踏勘不過徒增地方煩擾耳又自夏徂冬被
災州縣豈盡停徵待至勘明已屬明春雖復蠲免徒飽吏
橐而嗷嗷待哺者已轉爲溝中之瘠矣與尚書王弘祚力

爭再三奏　旨令弘祚陳狀弘祚雖強辨然終詞詘

今天子親政公為大司空極言閩地兵米之苦謂延建汀邵士民苦於買米之攤賠至有願輸田入官者而漳泉之間則直派之百姓宜勅督撫治所司使百姓免朘削而

朝廷百萬之金錢歸於有用又言私派民夫之害謂閩民既薄其食以供兵復驅枵腹之性命以供無窮之役閩民何罪臣實痛之

天子下詔切責督撫大吏大吏以下多得罪閩中積弊遂革既為大司寇則請旗下軫恤家人更定私嫁之條俾免離析請復康熙七年酌省存留錢糧以紓百姓又以懲貪

過嚴請自今非係官吏因事賄賂者凡求索科斂逼抑取受及無祿人仍遵律文科斷至於鋤大猾蠹積蠧諸國家大事皆他人所不能言亦不敢言及且以爲不足言者而公獨侃侃陳奏鮮發矢激中外屏氣嗚呼若公者豈非忠亮之節出於性成者歟公之以侍郎左官也人或勸公具疏自明公曰吾昨一歲四遷不以無功辭今甫一謫即以無過辨可乎人服公得大臣體其再左遷也余弟立齋時爲臺長與公同罷笑謂公曰寢固開公之義而趨之今得從公後其敢有所言公曰然哉余弟嘗言每議事與公及蔚州魏公援齒而坐三人者所見略同公議論尤以惜人

才重國體爲急在部遇事有不可輒獨爲一議同官或迫之不能奪其公忠愛國無事不然所傳奏牘不過什之一二而已公諱之弼字右君幼巷其號本徽國文公裔世爲閩延平人至四世祖鳳梧公來學京師因家焉曾祖雲巷公諱英祖忠齋公諱國相考裕我公諱世奇忠齋公生三子其次曰濟寰公諱世才公之本生父也生子二人長即公次侍講學士青齋公諱之佐裕我公無子以公爲後其後以公貴贈其三世及本生父皆光祿大夫刑部尚書曾祖妣張氏妣左氏本生母武氏皆贈一品夫人公生而淵凝頴敏絶倫順治二年登賢書明年成進士選授禮科給

事中歷遷工科都給事中己丑分校禮闈得人最盛踰一年丁外艱服闋補戶科都給事中未幾除太常少卿歷右通政宗人府丞擢戶部右侍郎其明年以公事貶官十五年補光祿少卿轉通政司右參議明年以左參議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今上即位爲戶部右侍郎居二年轉左甲辰充殿試讀卷官明年轉吏部左侍郎又明年七月拜都察院左都御史十月調工部尚書又二年爲刑部尚書癸丑充殿試讀卷官疏請爲本生母終喪久之丁內艱服闋補工部尚書壬戌會試總裁九月充讀卷官明年冬解職家居凡四年康熙丁卯十月以疾卒距生天啟辛酉

六月享年六十有七公事親以色養居喪盡禮與弟肯齋公友愛自延師受室及諸居處服御皆爲辦治自少至老每食未嘗不共又能推恩以及其九族姻黨執友待以舉火者甚衆其有喪葬之不舉者嫁娶之不備者公皆爲之佽助無所吝倦嘗買妾詢知其爲士人女也弗御而嫁之年十六讀書塾中聞鄰有哭聲以貧甚將鬻其子公爲之醵金代贖若此者在於他人雖得其一節猶足以傳而於公之盛德固瑣屑不能以悉書也公嘗選述薛文清胡文定論政之語用以自警居嘗好手輯先儒遺書刻之家塾其所精思熟復者尤在近思錄朱子節要上蔡語錄諸書

燕寢門閫亟勸箴銘蓋其淵源根柢如此故其立身持論
無遺次苟且得於學問者深矣娶劉氏先公卒　誥贈一
品夫人子三人長儼刑部陝西清吏司郎中娶袁氏繼娶
吳氏次侗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娶張氏次价官監生出爲
肯齋公後娶張氏女六人一適通政司經歷林國樑一適
內黃教諭鄧儁一適孔興濟一早卒一適興濟爲繼室一
適翰林院檢討田成玉孫男三人好仁揚武兆昌孫女三
人儼等以今年十二月奉公與劉夫人合葬於永定門下
管村祖塋之北阡銘曰
在昔　世祖偱大明作公言於官謇謇諤諤洎乎

今皇熙洽化酯公言於朝侃侃誾誾辨事不言辭言不殫
小廉大法公在朝端上殿如虎當門有闞一辭引去退易
進難進則盡忠退亦希直國之老成進退惟式諫草雖焚
豐碑斯刻謂余之私國史有辭

先捩其敢言大節於前然後倒補一切法度變化詞致
謹嚴

刑部主事季用汪君墓誌銘

嗚呼天之子人以才果將推其餘以被之天下乎抑厄塞屯閉之使不得用其遂已乎國家之以爵祿官人固將亨其道以利濟生人乎抑姑試之而姑已之使不免於憂患戚嗟而終於無所成乎若吾友汪君季用之生也其禀於天也良厚而又嘗以其所學應有司之求連舉於禮部矣然年僅四十有九位至於郎署其施也不廣其志也未竟計其生平之所得獨其名在耳則夫名也者非夫人之所以自娛而以文詞得名者尤其所以窮之具乎以天之賦君之厚國家之知君者不可謂晚而其所以傳君者止此

則意者文辭之工尤人之所不易得君之豐於此而嗇於彼非不幸也嗚呼是足以銘君也已汪氏其系新安數遷渡江爲揚州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至父某生子五人君行第五君之好古文辭也自其離成童時已篤志經史康熙二十年鄉試中式三年成進士得釋去舉子業考授內閣中書年少也職閒無事益發憤讀書常攜筆研就閣中校讐或月夜循殿階行吟諷聲聞直廬爲文摹王荊公得其峭潔而君之所自許也於詩尤得力始嘗出於漢魏六朝以及唐人猶爲未足以盡風雅之變乃合杜韓蘇陸四家詩爲一集及宋諸家詩無不研練揣摩殫精力於斯余嘗

駮之宋詩第博其旨趣足矣不足學君執其說益堅予亦
不能難也然君詩自取材於經史其於宋人所見爲佻巧
傷雅俚率無韞藉者君洮滌揀汰率變其體格而新之他
人學之者不能及也君文之最有名於時者爲辨道論是
時妖人宋方且被逮至京旋出獄𡘋爲人言禍福走者如
騖君辨之略曰國家幸太平無事得此輩以資談諧玩弄
足矣今傳者崇奉太過或謂孔氏復生或謂大禹再見甚
謂發檄玉皇則祈雨立應不惟上侮聖人亦且獲罪天地
此亦士大夫之過也且京師奸邪雜處易於搖動萬一朝
廷震怒問以妖言惑衆之罪吾不知山人安所逃死文出

吾師孝感熊公掌翰林聞之即往訪其邸與之定交而返
君爲中書三年請終養在道聞母喪已復丁外艱服未闋
適朝廷詔中外舉博學鴻儒薦者以公名上不果試已未
舍弟起監修明史所特薦纂修者七人君與焉君在館討
論蒐輯撰述最多旣補刑部江西司主事兼管纂修君雖
好學如不及特盡心於吏事有武某者以一車一馬販米
南花園宿於蓋之貴家蓋殺而取其貲明日載屍車上鞭
馬縱之去至劉氏門止焉其父謂劉殺其子也訴之坊吏
鍛鍊成獄上部君視之曰劉殺人而以車馬還諸門乎白
尙書請緩獄三日自行步出南城外縱所獲馬馬至之貴

門跳躍悲鳴直奔入其庭中則所戴米囊猶存也○一訊而服海戸某故兇悍王氏兄弟五人與鬭懼不勝拉殺其病弟誣之鄉人皆以其素兇也信之君廉問鄰人旣得實有二人稱親王使者來取囚曰王與夫也君曰是犯國法宜死即王與夫當啟奏二人懼而逸去時尙書荷州魏公大器重公卽君所定藁槪不復議雖天子亦知之屢訊其名一日出金箋命侍臣能書者書唐詩進擇其工者爲屏風君書在二十四幅選中衆且謂不日當召見改官侍從忽有以蜚語陷君者○中旨問九卿皆瞠眙不知罪狀所擬坐且不測詳

天子寬仁詔下舉官而已君歸後杜門不入州府日坐其所謂十二研齋者朝課經夜課史將沛然大發之於文所作史論甚夥暇則布袍芒鞵散步田野間從里老談話終日不及世事然其抑鬱無聊之衷遇物棖觸往往見之歌詩既而悔之猶不能自禁至其所蘊而未發者人不得而知也以是竟夭其天年以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卒君諱懋麟別號蛟門季甪其字性剛激不能阿邑流俗人遇知己傾肝腑向之盡切磋之道孝於二親太公得君最遲及見其貴奉養至九十三云與兄叔定少同學友愛尤篤叔定流滯爲余道其臨歿口占二絕句其一云惡夢盧

名久未聞孤雲倦鳥乍還山半生心事無多事只在儒臣法吏間蓋君充纂修未授史職為吏西曹非其好其齎志以沒而情見乎詞如此聞者無不悲之君所著百尺梧桐閣集文八卷詩十六卷詩餘一卷行世旣死叔定又集其遺藁十餘卷藏於家配張氏子二葉女八一適進士程文正一適胡恒期方伯存仁子也餘皆許字士族君旣歿而方伯泣哭經紀其後事問葉曾聘與氏否曰未也郎流涕以少女許之葉之以狀謁余銘也僅數歲槩然衰絰對余哭泣執禮如成人君之所詒庶其在此銘曰

君昔權膺在平山堂左攀文正右挹歐陽二公峩峩與為

頡頏有封若斧卜爾永藏生鬱不舒没吐其芒魂兮其歸往來蜀岡

極意表章如歐公之於梅聖俞季冄文果佳予已選一

顧庸菴先生墓表

先生諱樞字所止自號庸菴姓顧氏無錫人故光祿少卿贈吏部右侍郎端文公之孫也世系詳吉水鄒忠介公所撰端文公誌端文公二子仲孝廉菲齋諱與沐娶武進唐氏歷戶部郎終夔州府知府是爲先生之父先生年二十辛酉舉於鄉時爲天啟改元之年朝廷方召用老成諸正人並列於位先生親端文孫嘗受業高忠憲公忠憲公方在朝諸名卿鉅儒若鄒忠介南臯趙忠毅儕鶴李尙書修吾孫文介淇澳馮恭定少墟姚文毅現聞繆文貞西溪周忠介蓼洲左忠毅滄嶼魏忠節廓園十數公非先生之父

行則大父行也咸相與引重之先生亦自以才高席家世思乘時策名得自展其所學既而不第歸比再上南宮則奄豎擅政清流禍興諸君子皆惴惴焉冀必其命鄉趙孫馮諸大老既盡斥未幾忠毅忠節斃於獄明年忠憲正命里中文貞忠介又慘死先生大慟曰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使吾祖而在亦必不免際此時會吾蹙蹙何所騁乎於是鍵戶誦讀不復言當世事每與忠憲子姓過水中居以寄其感慨憑弔之意水中居者忠憲被放後所築四面皆水日夕坐臥其中賓舊望之而不能即惟先生至輒架小橋渡之款語終日故先生惻惻於此不能忘情焉繫帶

郎位貂璫之禍雖息而國事紛紜枋政者日排擊善類甲戌會試烏程相主考先生五策直攻執政不少隱諱分校者以首卷薦烏程覩之面頸發赤亟黜落之時文文肅公亦爲同考出謂襄州公曰郎君對策名奏議也先生入試不第三中副榜而名益重丁丑盧忠烈九台總督諸路兵勦賊旣以楊編修機部贊畫軍事先生角巾訪之欲薦留先生黍其罪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今武陵秉國加以高奄持憲行間軍謀掣肘盧公身爲大臣義無所逃機部釋文學而語韜鈐猶覺非宜況吾書生可褰裳就之哉諡忠烈召劉日與武陵語忤遂示

意監視高起潛讎齕之先生策其必敗謝去已而忠烈果戰歿其時京師復被兵逆璫阮大鋮覬以勤王復職號召徒衆先生從弟子方與諸名士馳公檄逐之以先生望重欲首署其名先生謂無益徒生禍端固執不可後大鋮得志遂起大獄殺周儀部仲馭而子方與其友黃太沖吳次尾楊維斗沈崑銅從嶠遂問先生以居後獨得免鼎革後遂隱居不出東南數起大獄亦無有以先生爲口實者先生學本程朱以無欲主敬爲宗嘗曰聖門之學必先求仁求仁莫如敬又曰周子之無欲程朱之居敬窮理三者皆學之要也而無欲二字足以括之居敬是遏絕其欲心之

萌窮理是抉其欲心之伏內外交養之功四賢一轍至張子以禮爲學乃居敬窮理確有憑據學者善法五子其庶幾乎又言讀書是格物之一事以窮理也即主敬之一事以存心也不然是即玩物喪志論明儒曰文清讀書錄言性字親切胡敬齋居業錄言敬字親切聖學嫡傳也六經無悟字悟字出內典而諸儒據爲傳習竊所未喻其所得如此嘗倣近思錄集端文所著十書爲語要又集忠憲語要拟朱子以下及薛敬軒曹月川胡敬齋羅整菴蔡虛齋魏莊渠諸先生語名悅心錄嘗夜讀頭上巾爲燈燼其角久之不知也所著述有隱居錄蒙言隨筆東林列傳朔

盛編十二代詩刪八家詩刪史贅文皆多散佚不存今所刻者易蒙西疇日抄諸書先生生於萬歷壬寅卒於康熙戊申以子貞觀貴封徵仕郎內秘書院中書舍人加一級元配王氏蘄州知府儉齋公女儉齋即端文壻也孺人賢淑早世生卒詳華吏部所撰葬志贈孺人繼配王氏光祿卿翼菴公孫女太學振翼公女通曉書史婉靜溫恭執笄之初念尊嫜不勝勞勩一切家政躬任之撫前母之女及側室子如己出歲大祲或棄嬰孺於道輒命女奴收育常佐先生賙五宗賑餓者未嘗操籌贏量力而後施里黨咸稱母德生於萬歷癸丑卒於康熙辛酉封太孺人子三人

長景文邑庠生次廷文太學生爲仲氏後次卽貞觀丙午舉人內國史院典籍加一級女二一適侯晉一適文學華瞻祖孫男九人孫女五人曾孫男一曾孫女三余童子時讀端文書心嚮往之先伯父仲允公爲先生同年素知先生行義旣與典籍君交善先生尙無恙屢欲造先生之廬與上下其議論以宦遊弗果今因典籍君之請而書先生隧道聊以終吾嚮往之志也先生事親以孝睦族以仁有所行擇地而蹈與人言恂恂如不出諸口皆有可傳而吾獨書其事梗概出處學問之大者亦史氏之職云爾

此公品格特高徐孺子申屠蟠一流文亦恰到好處無

一長語

丹霞澹歸今釋禪師塔銘

澹歸禪師曰今釋者前進士金道隱也國亡為僧事嶺南天然和尚受衣鉢𢭏建丹霞别傳寺已度嶺來吳請藏經居平湖陸氏園亭病卒弟子奉其骨塔於丹霞越數年其同門澣禪師撰行狀命侍者某遠來乞銘於予予昔以癸卯年遊嶺南遇師廣州朝夕談論甚歡比來吳門又顧予花谿草堂方欲與友人謀止師以佚其老師不辭而去已聞遷化於平湖今澣公以狀乞銘其敢有辭按狀今釋字澹歸杭州仁和人姓金氏原名堡字道隱舉明崇禎庚辰進士授山東臨清知州未一年坐催科不及格罷歸大兵

大杭奔閩上疏陳恢復大計語侵鄭氏特授禮科給事中以服未闋不拜尋詔聯絡舊藩鄭氏陰令江東帥方國計殺之江東人亦羣指爲奸細賴同年御史陳朱明力爭之得免還閩鄭氏益不能容以終喪請許之因避去楚南辰沅間江楚兩粵兵起復迎桂王駐肇慶府道隱入見補授兵科論事益切直同時有朱彭年劉湘客丁時魁蒙正發皆與道隱合而錦衣李元裔方用事尊信道隱等言得行故遂有五虎之目與寅春大兵進粵桂王移駐梧州一時衙五人者倉卒於舟次合疏請誅坐以贓罪會元裔留守肇慶失援遂收道隱等下詔獄欲致之死拷訊無所得乃

予廷杖意在獨斃道隱也故杖傷尤重卒不死謫戍清浪衛道阻不得赴留寓桂林茅庵桂林破遂薙髮為僧庚寅下廣州參雷峰天然昰和尚受其戒執役盤頭者一年天然欲隱匡山師奉命乞食江南回充棲賢記室已返雷峰供職如故又若東官栽菴前後十載壬寅創興丹霞寺充監院師側足戎馬間歷瀕危殆經營五載寺甫成乃迎天然於雷峰居之日與師友嘯傲山水一日入室衣言不諧然有省明年乃授記甲寅天然赴歸宗命師主丹霞領衆未幾復以請藏出嶺事畢擬還棲賢而病遽作平湖陸孝山使君留寓別業遂不起臨終遍發嶺內外手書及諸

遺命屬侍者投骨灰於江流舉筆書偈端坐而逝時庚申八月九日也侍僧奉骨回陁山丹霞建塔於海螺巖距入滅已九載矣師生於萬歷甲寅世壽六十有七僧臘二十有九所著有徧行堂前後集行世其未脫白時有嶺海焚餘集據公狀如此予聞學佛者以能了生死爲大事畢郎吾聖人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莊子述聖人之言曰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不求生不知生死所悅惡非眞了者而能之乎世傳澹公居官抗直敢言人爭欲殺之不少變吾未之深悉獨見其上定南平南兩王書而知其脅然生死之間也定南破桂林殺瞿留

守式耜張侍郎同皦櫕屍衢市師時雖出世仍前朝舊人
慨然爲收葬其書自叙歷履與兩公交情畧無隱諱引
唐高祖之於堯君素周世宗之於劉仁贍明太祖之於元
御史大夫福壽既葬而復祠之元世祖之祭文天祥伯顏
恤汪立信之家持之有據而言之成理又言衰國之忠臣
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於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無
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兩公之死之
重豈輕於百戰之勲哉王既已殺之則忠臣之忠見功臣
之功亦見矣此又王見德之時也請具衣冠爲兩公殮訪
其鄉人令歸葬故里不則亦許山僧收領擇便葬夫以

亡國孤臣得兒搜求爲幸乃干冒威嚴不避鼎鑊覩鄙夫貪生怖死者何如耶其上平南書則云前所編次元功垂範一書遵奉諭旨所授稿本於明稱僞於明兵稱賊初謂奏報相沿未曾改正續念明滅元而修元史不以元爲僞不以元兵爲賊元滅宋而修宋史不以宋爲僞不以宋兵爲賊明末君臣播遷亦自延其祖宗一綫之脈而清朝承明正統驅李自成爲明雪恨於明本非寇讐今書稱李自成爲僞爲賊稱明亦爲僞爲賊略無分別恐於理體有乖請發回元書改正詞嚴義正卒允其請師所言可否之間利害存焉能無奪於利害與無奪於生死君謂師能奇於

於生死之間非謬說也則以師學佛爲能了生死又何疑焉師爲文大略本莊子自言小時每作文不爲題所縛故能發昔人未發之理道昔人未道之言於禪家機鋒特近詩篇口占恒十數首好用古事聲采絢偉諸方謂覺範洪文字禪憨山清夢遊集皆弗及也乾學不通佛理惟據所知證以辨公狀撮次序其說而爲之銘其詞曰

有浙巨儒名列朝著從亾捐家盡言逢怒蒼梧播遷嚴道遽戍天命既改以緇易素故吾何有隨衆作務雷峰翳幢丹霞迸鼓東度請藏歸我吳土遺骨南還海螺漚聚作斯銘章增我嘅慕

道隱兩書足懸百世特爲拈出所以與之者至矣

李祿甫傳

李祿甫名日爆福建安溪縣人以諸生高等貢入太學能文章有幹略安溪在萬山中與永春德化二縣接壤巖谷深險箐篁叢蔽人跡所不至以故盜賊之窟其間者官司咸莫能詰順治乙未丙申間海郡輯甯未久所在賊依險以居率掠人藏其巢穴索厚賂祿甫有弟攜妻孥居山堡一日賊至弟及弟婦與其從子女十二人爲賊所獲祿甫徒步入賊營以情告賊魁慷慨陳禍福賊感動將盡反其家人子弟有阻之者乃止會得聞祿甫弟婦及一從子得出十人終無還理祿甫練鄉兵謀刼得之賊所居地名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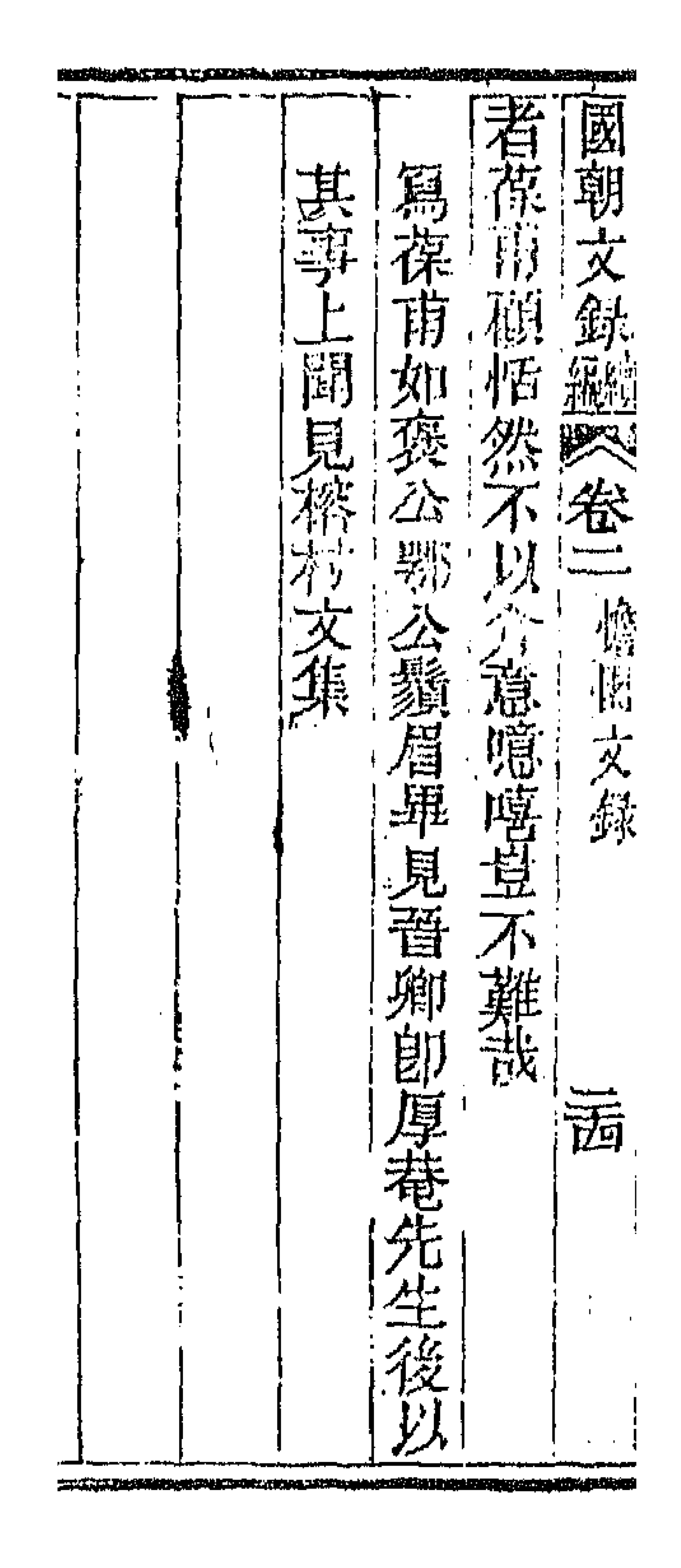
頂峰高插天三面皆可攀援而上置邏卒戍守惟山後
絕壁峭立非猿猱不能至賊不爲備葆甫募得採樵二十
人出山後蟻附而上令人截一大竹筩吹之如觱篥聲振
林木葆甫則身率鄉兵自山下鼓譟天將明雨驟集泉聲
殷洞氛霧瀰漫溪谷咫尺不辨人賊出不意大驚相杀獨
逃走葆甫遂挈其弟及一從子以歸然尙有八人在賊中
賊旣失利心恚恨必欲取葆甫糾合餘黨及三縣之脅從
者萬人日夜挑戰葆甫冒矢石攻殺五月餘所破若以數
十計葆甫兵嘗不滿百一日立營柵方定軍中無糧先遣
五十人運糧城中僅留四十人守柵賊聞知率其衆八百

人奄至咸相顧失色葆甫不爲動方據案作書與官長言事而徐指麾衆人或勸堅壁勿戰葆甫曰不可賊來縣此必知吾虛實以數百人攻一空柵吾必盡矣不如先迎之與一決四十八人者分爲二隊以二十八人守柵二十人迎賊隔溪水而陣相去五步許賊見其人少輕之列礮百餘齊發人皆倚樹間避之礮出其間發不能中賊礮竭渡溪水徑前來格鬭二十八人反舉礮擊之中其渠帥再發仆其纛賊驚亂葆甫益麾兵合守柵二十八人前進格殺數百人相枕藉死者無數獲旗幟器械千計賊移營宵遁自此不敢復蹴矣葆甫直追至其所遇秀才蕭某謂曰君家賊山下

賊動靜必知之君第爲我言李葆甫安溪男子誓不與君曹俱生盍早出决戰無自逃匿山谷間爲也秀才具以告賊懼僞許還其家口而纍縶如故蕭耻失信於葆甫率其族人子孫與葆甫合兵破賊壘蕭尊子弟八人者以歸賊之魁某某走至漳州請降於是三縣山寇悉平有司上其功將不次擢用而賊某降於大帥者爲讐所殺賊黨恨葆甫刺骨誣以同謀殺人欲深文葆甫罪事雖得白而其功亦竟未收錄云葆甫讀書甚富所著文詞多奇氣自謂絕類司馬子長在太學期滿就選入當除府倅棄弗就今年六十餘矣從子李編修晉卿予同年進士童時偕其母弟

陷賊中者時與予述其世父膽略過人每戰矢石亂下目不交睫與賊相持五月餘未嘗亾失一人晉卿在賊中見賊猖狽奔還即持梃榜撻晉卿等畧百身無完膚足腫大如股屬天幸不死蓋葆甫每戰未嘗不勝也

徐子曰史稱梁將軍程靈洗當侯景之亂起兵保鄉井唐越國公汪華隋末起兵拒亂保有歙宣杭睦饒婺六州之地皆未有朝命皆自建樹功勳勦除盜賊而元末如劉基章溢胡深並以文章之士保障閩浙之間其事都與葆甫相類然皆遭際風雲銘功竹帛而葆甫乃以明經老於荒山絕壑之間且幾不免禍瓌傑之士孰不爲之扼腕太息



者葆甫頓悟然不以今意嘻嘻豈不難哉

爲葆甫如褒公鄂公鬚眉畢見晉卿即厚菴先生後以其尋上聞見榕村文集

書王君詔事

王君詔字徽君有氣槩康熙十三年大兵南征以禮部精膳司員外管泰領事在順承郡王軍前是時守臣帥臣望風奔竄已成燎原之勢天子赫然斯怒出禁旅授鉞親賢往討之推轂以行頓兵不進　神謀廟算違命不宜以致蠢茲小醜經年乃得蕩定王君憤之十五年某月密疏言戡亂為王者之師神速實兵家之要求聞元克鴟張置而不較連年坐守糧匱兵疲而能克敵制勝者也大兵於十三年三月抵荊州時常德澧州猶未失鼓行而前則湖南一帶指顧可復計日可

直擣賊巢而計不出此即不然而屯兵息馬據其要害則長江已爲我有巴陵岳州兩路賊難兼顧技無所施不攻自潰而計又不出此再不然而乘其初至無備渡江據其南岸以爲可攻可守之計亦不致賊兵之深溝高壘急難動搖我軍之披堅執銳日夜防拒也而計又不出此禍首不除羣盜皆逞今用兵之處不下數十屢出大兵不下數十萬糜大司農金錢以鉅萬萬計雖廣開事例猶然不給且楚地爲出米之鄉往時斗米率三四十錢今斗米一百三四十錢矣是米價三倍於昔也車船夫役取辦於民間既困追呼重疲轉運弱者溝壑強者潢池矣恐將來之從

而叛者不止耿精忠孫延齡王輔臣楊來嘉諸寇逆也且軍中馬匹倒斃者十之五六士卒死亡者十之二三其存者亦復銳氣全銷疲病相半萬一三軍解體時勢堪虞此臣所以仰天泣血痛心疾首者也臣父子食祿三十餘年臣又身編旗伍不敢避嫌隱忍　陛下罪其越位違例加之斧鑕固所甘心倘　陛下鑒其赤忱請得統一旅爲諸將先驅不幸死於疆場猶勝坐以待叛臣亂民之剸刃於腹也臣誠愚昧不知忌諱瀝血上陳伏乞　宸斷敕諸大將軍剋期進討不得仍前逗留濟師策應信賞必罰鼓勵士衆庶幾蕩平可期疏上朝士皆爲之咋舌謂獲罪且不

測
聖天子嘉其忠直下詔切責諸將帥刻期滅賊於是兇渠
困殪諸方漸次削平嗚呼提將分符觀望不前者獨何心
哉身在行閒者知其事勢不過搔首長嘆而已孰敢言哉
孰敢言哉彼夫處臺諫諷議之列者而莫之言是誠人所
難言也故節略其疏存之亦以見　聖世喜聞讜言以收
蕩平之效云
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其關係爲不小矣

綏德馬君鄉兵禦寇戰守紀略

康熙十四年乙卯夏四月三方梗化西南蠢動逆賊朱龍據延安府以叛府之屬一十九州縣守土文武將吏皆棄城走或從之作亂綏德州王子科舉人馬君如龍聞變率州之壯士若干人守山寨拒之遠邇就保其寨者千餘家賊將朱文英以衆五千攻圍四十餘日守甚嚴數與出戰賊輒失利五月十八日引退後三日龍遣其僞千總劉濟雲持書及僞劄來招君抵寨不得入呼曰延安一十九州縣皆爲我有汝寨孤懸所謂魚遊釜中燕巢幕上猶且不識時務不肯卽下主將一旦統大兵至寨中人無噍類矣

君聞之大怒令一騎縛之以入手刃之懸其頭寨門獵其
肉徧食寨中人二十五日賊乃益兵數千爲長圍以困之
會平逆將軍兵已至永甯以弗得賊虛實逡巡未渡河君
乃遣家僕王㫤夜潛渡河以書達將軍具言賊可破狀期
以六月四日渡河及期君悉率寨中壯士被甲建旗鼓迎
於河上大將軍兵既渡河君又面陳所以破賊方畧大將
軍遂以君爲前鋒即日與賊戰大敗之君生擒賊將黃苂
英斬賊首萬餘級追至賊巢其衆號十萬一時星散龍灘
以七十三騎走定邊獨李纘李士英尙擁延安大將軍便
宜授君本州守以撫之越二月延安平君即上狀幕府與

制府上所受簽德州印請返初服赴南宮試三府交章上
其功兼府疏書臣統兵至西河驛接見舉人馬如龍備言
賊虛實臣卽以如龍爲前鋒一戰大破之賊黨尚據延安
臣便宜假如龍守本州遂盡降其衆此實 朝廷威德將
士用命而如龍之功自不可泯制府疏言當變起倉卒時
封疆之臣無有能捍賊以固我圉者而舉人馬如龍以書
生奮義不顧死守孤寨不受僞署斬其使迎王師爲前鋒
殺賊甚衆如龍忠貞具文武才有古同仇偕作之節概宜
優敍 朝廷嘉之使卽眞移守灤州以治績歷遷杭州
府二十八年己巳 上南巡至浙江君大以治行聞

上采民情卽超授浙江按察司按察使今方嚮用君生平事多可紀余特著其禦寇一節云

此可與李祿甫並稱而遭遇較勝後官至大學士